

磅礴乌蒙

记会泽民兵应急营

云南美术出版社

熊望平 著



●威武雄壮的民兵营



●严格要求



●刻苦训练



● 欢乐生活



● 绿化荒山



● 战友情

第一章

原中央军委副主席张震到云南视察边防时曾称赞说：“会泽经验是个好经验，你们根据自己的特点，创造性地搞了会泽民兵营，集中训练，劳武结合，既解决了吃饭问题，又搞了训练，提高了民兵素质，这些都是好办法。”

1. 走进乌蒙

巍巍群山，苍凉险峻，大气磅礴，雄浑威严。似天将，像神兵，从江岸拔地而起，怒耸云天；如奔马，若惊涛，向天边汹涌激荡，滚滚而去……

浊浪滔滔的牛栏江、小江、以礼河在这块土地上交相汇合，咆哮奔腾，一头撞开并肩挽手的峻岭群峰，一路呼啸呐喊，将大山切割成无数碎段。江河与大山缠绕雄峙，又将全县五千八百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围勒阻遏成星罗棋布的坝子和山地。就在这些葱茏起伏、崎岖不平的土地上，世世代代辛勤耕作、生存、繁衍着会泽县十七个民族八十九万勤劳隐忍的人民。

群山莽莽，江河滚滚。

这个位于云南省东北部乌蒙山主峰地段的会泽县，东邻宣威、贵州威宁；南毗曲靖、寻甸；西连东川、巧家；北交鲁甸。昔日到省城昆明驿道悠悠，崎岖艰难，动辄就得十天半月昼夜兼程的万般辛苦，而今直通的高速公路不过两小时车程转眼就到。然而，就在这块群山莽莽，江河滚滚的古老土地上，如今不少地

方仍然是看山跑死马，过山累死人。有的村寨，隔箐炊烟相望，鸡犬之声可闻，老乡们尽可站在两个大山梁子上说笑、聊天、对山歌，然而若要走到对面的山寨去，就得沿着云间甩下的羊肠小道，下野箐、攀绝壁、带干粮、歇山洞、走上一整天！

群山莽莽，江河滚滚。

1935年春天，世纪伟人毛泽东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就是沿着这些崎岖山道，踏上巍巍乌蒙山，巧渡滚滚金沙江，于当年10月完成长征壮举后，以其雄才大略之气，指点江山之笔，视巍峨乌蒙不过小小泥丸，写下了充满英雄气概和浪漫色彩的不朽七律《长征》：

红军不怕远征难，
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
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
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
三军过后尽开颜。

而半个多世纪之后，生活在会泽这块土地上的优秀儿女们，继承和发扬了当年红军大无畏精神，又在当年红军走过的会泽县创造了一次新长征路上的伟大壮举：创建会泽县民兵应急营。正是这个民兵应急营的创建，并在创建之后长达十余年的拓展中，政治、社会、军事、经济四大效益结出了丰硕成果，取得了可喜成绩，从而开创出了一条新时期开展民兵工作前所未有的新路子。正因如此，当这个民兵营创建十年后的2002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和总政治部联合表彰会泽县民兵应急营为全国基层

民兵预备役工作先进单位。这是他们在十余年中获得的诸多荣誉中的最高荣誉，也正因为如此，才有了写此书的动意和走进乌蒙的行动。

原定到会泽采访的日期是在春天，进入春暖花开之时，我以为那时到会泽去肯定能找到一个好心情。

因为非典，采访行期一再拖延，到了5月初才能成行。车出昆明便是阴雨绵绵，从早到晚没有停过一刻。三十七年前我曾到过一次会泽。三十七年前的残梦仍在脑海里时隐时现，或许是因为走进会泽的路线不同，记忆中那时的乌蒙高原，山多光秃满目荒凉，但此时雨中的群山更见葱茏苍郁，透过细密的雨丝远眺峻峭的山岩，总似一幅幅大写意的泼墨山水画立于天地间。流泉碰在石上，淙淙作响，点滴都留在地上，并不曾流出山去。涧两岸高大的松柏树，挡住了当顶的雨丝，山谷里阴森森的，水都映成淡绿色。

举目四望，世界是绿色的。竹子、铁杉、青冈、鹅掌楸、黑松林……浓浓的绿，覆盖了逶迤起伏的群山，风一吹，林涛四起，像群山深深的呼吸，给人一种神秘幽远的感觉。最使人着迷的，是那一一条条从高高的山坳中奔流而下的溪涧，山泉澄澈得如同有了生命的水晶，喧哗着，打着旋涡，吐着白沫，蜿蜒流泻在堆满乱石的山谷里。土壤肥得出油，地气暖得发酵，又当着初夏的时光，在万物孳孕发育的嘶嘶声音之下，草木的液汁都喷涌得几乎听得出声音来。此时此景，就是飘忽轻渺的恋爱，也都不得不变成缠绵热烈的深情。所以本来就一个有心，一个有意的人，现在更叫周围的景物熏染得如痴如醉了。田畴、山间，绿色不绝于眼，让人生出那多的感叹那多的兴奋，渐驱散那些残存的模糊记忆。

出发前为此次采访作了些准备，主要是阅读了些关于会泽县民兵应急营从创建创业到走向辉煌十余年的历史。就是这个被誉

为“乌蒙民兵第一营”的会泽县民兵应急营在这方热土上的不凡作为，成为再向会泽行采访那些我不曾认识的陌生会泽人或是在会泽工作的外地“会泽人”的缘由。行前我对将要采访的对象们已经有了一个大致了解，他们有的是军人，有的是民兵，还有的是领导干部。就是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在会泽这本厚重的大书上面又增添了可圈可点的一章。

我将要采访的人们来自不同的地方，一路上不由想到这个已有二千多年历史的古城，1995年她被列为云南省历史文化名城。会泽，以其悠久的历史、深厚的文化内涵、历史上经济的繁荣，在云南九个历史文化名城中独树一帜。

现今要争取一个“历史文化名城”桂冠可不是件易事，因为历史文化是千百年的积淀而非一日之功，更非现实开发旅游业的广告所需信手捻来往脸皮上一贴便可招徕游人万千的广告词。虽然行于大江南北，四处可见自我标注的“历史文化名城”乃至“历史文化名乡、名镇”，甚至还见过一位退了休的仁兄，他声称在有生之年的最大心愿就是要造就若干个“历史文化名乡镇”，年近古稀的他像个苦行僧般沿着320国道苦苦寻找那些尚残存于乡间的庙宇楼阁，然后炮制出一篇篇不太精彩的文字，声称每一篇文字就是对一个“历史文化名乡镇”的诠注。其实那些庙宇楼阁历史都不久远，文化也不过就是依附于那些历史不太久远的庙宇阁楼杜撰出来的传说而已。当我看到他煞费苦心作出的那些文字，数十篇洋洋十余万字时，心中似有种莫名的悲凉，他却无比激动地对我说只要能够发表或出版，宣传出去，就将有几十个“历史文化名乡镇”问世，不能不说这是一项伟大的文化工程。

历史文化名城是靠千百年历史文化积淀的客观存在并非我们今天心血来潮就可以打造出来，且对一个历史文化名城我们应该有的是一种保护好她的历史使命感而绝不仅止是作为一个筹码加在旅游业的发展上面以招徕游客。想到此，我的心即被一种淡淡

的哀伤刺痛着……

所幸的是会泽这个历史文化名城非今人贴上标签而得之。而确实是有着若许说不完道不尽的积淀，像是一坛年代久远的老酒，味醇香远，引人入迷。

2. 尘封的岁月

会泽这个历史文化名城是名副其实的。

光就县城市容市貌来讲，今天我看到的和三十七年前留在脑海里的相比，可用“九天九地”四个字来形容其巨大变化。当那些宽敞的大街交叉路口闪烁着的红绿灯光，体育馆之类的现代建筑群散发着欣欣向荣景象的县城出现在人们的眼前时，会泽人似乎更加懂得自己独树一帜的历史文化是一种宝贵资源，应该加以保护、开发、利用，就像他们早在几百甚至上千年前就知道开发利用这块土地下面丰富的矿藏资源一样。千百年来对脚底下矿藏资源的开发利用，曾经造就了会泽“万里京运第一城”的辉煌，而在会泽的历史文化中，与对矿藏资源的开发利用息息相关的内容，几乎成为主流。这也是在我们这个曾长期处于农耕社会的国度里，说会泽历史文化独树一帜绝非虚言的主要理由之一。

两千多年来，会泽在中国大地上举足轻重，运铜的马帮络绎不绝，艰难穿行在古代崎岖的山道上，由会泽到宜宾或重庆、抵南京、入运河，北上直达京城。由四面八方而来的贩夫走卒和士兵，也纷纷涌入会泽，在这里安家落户，繁衍子孙。八省会馆，大小庙宇渐渐在会泽县城拔地而起，至清代，会泽已有大小会馆、庙宇一百余座。一年四季，月月有庙会，日日演大戏，五花八门，南腔北调，大曲小调，锣鼓声声辞旧迎新，爆竹串串新桃换旧符。在那喧天的锣鼓声和串串爆竹响声中，完成着对祖宗的祭祀，鬼神的崇拜，儒、释、道教化的宣讲，经济交往，同乡聚

会，社交娱乐种种，纷纭繁杂。中国各地的风俗文化，在不大的会泽县城里汇杂碰撞，经由时间这个最好的催化剂作用，久久酝酿，终在会泽大地上酿造出今天我们所说的这种“独树一帜”的历史文化陈年醇酒，芳香四溢。于是，便见“西有丽江，东有会泽”、“钱王之乡欢迎您”、“会馆文化天下奇”那样的灯箱招贴在华灯初放街头闪耀着神秘的光彩，吸引着对会泽知之不多的人们想要顺着那些闪烁着的神秘光彩进入时间遂道，回到曾经显赫曾经辉煌的古老会泽游走几日。

这个在云南历史上最早设立四个县治之一的会泽县，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因矿冶业的兴旺而鼎盛一时。东汉时期，会泽铸造锻打的“堂琅铜洗”闻名遐迩，铜洗的铭文和图案，为滇中最早使用汉文字的实物，是研究中原汉文化对云南影响的翔实资料。到了明朝，会泽的铜、铅进入了有一定规模的开采时期，现存的一枚直径57.8厘米，重41.4公斤，铸有“嘉靖通宝”的开炉纪念币，从直径和质量上，都堪称世界古金属钱币之最。

如今会泽被称为“钱王之乡”，其标志物便是这枚举世无双的巨币。

会泽的兴衰与丰富的矿藏紧紧相关，无独有偶，这本不为传颂会泽历史文化而作，却是为今日之会泽优秀子弟创造会泽县民兵应急营而树碑立传的《磅礴乌蒙》，在开篇说到会泽的兴衰与丰富的矿藏紧紧相关时，就涉及到这个兴起于十余年之前，至今发达不衰的民兵营，他们的所有作为，也都无一不同这块土地下面的那些丰富矿藏息息相关。要了解他们的崛起，不能不先交待一下会泽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兴盛同矿业是有着何等密切的联系，而世代以来，矿业在会泽人的生存中又是何等重要。

清乾隆、嘉庆年间，因清政府对铜的大量需求，在开采、冶炼、铸造、京运等方面可谓盛况空前，每年运往京城的铜，额定数为633,144万斤，会泽县城因而被冠以“万里京运第一城”。由

于矿冶业的兴旺,吸引了赣、浙、桂、川、黔等地商贾云集,至今会泽留下各省会馆、寺庙一百余座,除去在别的地方也可以找见的那些庙宇外,值得一提的是清乾隆五十二年,这里曾经建有矿神庙,形成了别具一格的铜文化和会馆文化。

到会泽县城后我们直奔武装部而去,进武装部大门时,那个标准的卫兵哨台和那位在哨位上站得笔直的卫兵,给了我一个此武装部十分正规的印象。进到武装部大院,那座很气派也很现代的办公大楼,墙身都贴了磁砖,窗户宽大明亮,而进入办公楼的大门,是自动开合的玻璃门,像星级大酒店一样。那楼前的花园草坪,足有上千平米,在几个用磁砖镶就的精美花坛里,绿茵茵的青青小草把偌大个院子装点的充满水灵灵的生气。那宽敞的饭堂和几幢宿舍楼,这一切构筑出一个环景优美的大院,使我想到这只能是一个很有经济实力的武装部,才有可能有如此美好的工作生活环境。

在武装部办公楼中,设有一间会泽县武装部荣誉室,这间有着亮丽灯光和精美墙面的荣誉室里陈列着从1952年会泽武装部成立至今,在长达半个世纪里这个装武部在各个历史时期所获得的各种荣誉。在那些由各级党、政、军机关授予他们的各种荣誉中,大多与民兵工作成绩斐然相关。无论是应急出动维护社会稳定还是奉命上前线支前保家卫国或是投身于家乡建设,他们都曾经有过不同寻常的表现。把半个世纪以来走过的漫长道路浓缩于那面积约二百来平米荣誉室四周的墙面,围着墙走一圈,就能走完一个部门及其相关的成千上万个人,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用自己的青春乃至生命写就的光辉历史,作为参观者,不能不油生出如许的敬意和感慨。我一人面对墙面上那些已经发黄的或是色彩鲜艳的照片久久沉思,照片上那些生龙活虎的小伙子们,而今一定都成了腰弓背驼的老头,有的或许早已离开人世,如果没有这间荣誉室,我今生今世绝对不可能与他们相见,更无

缘面对一张张朴实的或是机敏的年轻面孔上那灿烂的笑容，体味出人生价值的真谛。

就是在这间荣誉室，我第一次接触到了会泽县民兵应急营的种种荣誉和他们为取得这些荣誉作出努力的大概脉络。日后，我就是在这种脉络的引导下，深入到民兵应急营的官兵中间，完成了采访。

到会泽第二天晚饭后，新到县武装部就任政委之职才月余的彭昭强邀我寻幽访古。彭政委对历史文化有着浓厚兴趣，他不但能写文章且写得好，一些篇什曾刊于全国大报刊，还获过奖。在文章上有着如此作为的人，对历史文化兴趣浓厚是自然的。一路上他说，刚到会泽，来前听过不少关于会泽会馆文化天下奇的说法，来后忙于公务，一直没空，今天你来，抽空一起走走，也算增加点对会泽的认识。由在会泽工作有些年头的马干事带路，马干事说会泽的庙宇会馆光城里就不少，我们就先看最大的江西会馆如何？彭政委说可以，你领到哪里我们就到哪里。当过测绘兵的彭政委虽已到省军区机关工作多年，但在连队当兵时养就的耿直爽快丝毫没变。在后来的闲谈中他曾说过这样的意思，一个人一生的经历中，当兵这一段是最重要的，如果没有这一段，那将是一种无法弥补的缺憾。可见他对军旅生涯的热爱情感之深。

马干事带我们去了江西会馆，江西会馆在会泽现存的庙馆中，从规模到名气都是最大的。我们行至侧门，从小门进，看到牌子写的却是“万寿宫”，门票五元。入内，走到有一硕大戏台的大院中，戏台后方有大门，见牌子标有“江西会馆门票五元”字样，方知此是江西会馆，也是万寿宫。那戏台真是让我开了眼界，云南各地乡间，如此古戏台已不很多见，而格局如此的更十分稀少。立于戏台前的那一刻，我突然想到北京颐和园内老佛爷看戏的那天下第一戏台子，眼前的这戏台子比那就是小点也不多，只是周围的亭台楼阁不如颐和园内的壮观而已。天色渐暗，

立于那戏台前，不难遥想当年就是这样的时刻，台上已是灯火明亮，锣鼓声声阵阵，阵阵声声的锣鼓在唱说着这里的兴旺发达。眼前却显十分落寂，除我们三人外，偌大院落里再无别人。戏台下一偌大空室，恰好被利用作展室，挂满了热爱家乡的摄影爱好者们拍摄的山水风光照片，都是会泽山水的写真，有的还真够水平。院内有道教的真君殿，还有观音寺。而几个铜鼎上的铭文，记录的大多是朝廷派出的管理矿业的官员们想要留芳百世的文字，可惜天色已暗，难以细读。进会馆前在民居小巷中穿越良久，所谓“头道巷”“二道巷”层出不穷，那些巷中民居保持明、清格局者居多，有的靠街面新作过修缮。有的门头上订有县政府制作的“重点民居”牌子，江西会馆出来的一户，张家民居，还是县二级保护文物。

由于开发铜业，中原汉族大量进入会泽，带来了不同地域的多元的汉文化、赣文化、秦文化、楚文化、闽文化、川文化，在这块土地上争奇斗艳，形成了“十里不同俗，一巷不同音”的文化特色。十省不同风格的会馆建筑，多种民族的宗教信仰及偶像崇拜，融各省之长又结合当地实际建盖的民居民宅，会泽明清风貌的民宅街区有二进院、三进院、一颗印、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走马串阁楼等，是会泽多元文化糅合产生的文化果实。不同的民风民俗及民族风情，响彻坝子的彝族海菜腔，街头巷尾的小唱花灯，苗族同胞的芦笙舞会，道教的洞经音乐，无不透出会泽多元文化及民族风情的品格和韵味。

清朝末年，会泽的经济在国家的外患和本地的内乱中走向衰落，但成立于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的东川矿务股份公司，是云南最早的招集商股实行资本组合形式的公司之一，从中可以看出当时会泽社会进步及思想开放方面在闭塞的滇地已遥遥领先。

事实上，前文提及的“钱王”，东汉时期会泽铸造锻打的“堂琅铜洗”，万里京运第一城，还有江西会馆中至今乃存留完好

的戏台等等，无一不是因开发矿藏而生发出来的文化遗产。当然，在会泽还有大桥、大海子择季而至被誉为“会泽旅游形象使者”的黑颈鹤，金钟山森林公园，风光奇丽的以礼河等自然景观足以让人流连忘返，也有古镇娜姑人工在绝壁上开凿的京运古驿道和与古驿道遥遥相望的三圣宫与圣若瑟堂同存山野之中，还有那些如今已难寻踪影当年却是实实在在存在过的法国天主教堂。圣若瑟堂的出现并得以长久存在于那遥远的古镇，似乎是在告诉我们这块古老土地对于各种文化所具有的包容性。

既是能够容纳金发碧眼的洋人在洋教堂里讲述那些祖祖辈辈闻所未闻的洋故事，那么对于来自乌蒙山外一切新奇的东西，会泽人还有什么不能接受的呢？封闭的山门在很久以前，就随着京运古驿道的开通而敞开了，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会泽能够在上个世纪之初就有一批莘莘学子走出国门，东渡日本留学，更不难理解这方水土这方风情为什么会养育出打响“重九起义”第一枪而被孙中山先生赞为“乾坤正气”的黄毓英，云南第一个才华横溢的女博士词人施莉侠，编写云南第一部乡土教材《云南地志》的刘善初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策动“重九起义”，领导“护国运动”和创办东陆大学（今云南大学）而受到海内外华人尊重的历史名人唐继尧。其领导“重九起义”功绩已载入史册，而其倡导创办的“东陆大学”至今仍是无数莘莘学子们梦寐以求的云南最高学府，年复一年地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培养造就着人才。

如此解读会泽的历史文化，自然是曾经辉煌。

3. 后顾与前瞻

漫步在那些古老的庙宇会馆，流连于那深深的街巷和静寂的庭院，我似乎能感觉到会馆里昔日的喧哗和庭院门前曾有过宾客如云的显赫。作为“天下京运第一城”的会泽，历朝历代造就的

富豪何止万千。

但今天人口达八十九万之巨的会泽县，就人口而言，堪称云南第三大县。在这个云南第三大县辖管着的5854平方公里23个乡镇中，多数地处山区，自然条件不是很好，因此贫困至今仍未离会泽远去。属全国104个，全省41个贫困县之一。而足以造就富豪的地下丰富矿藏资源，仅分布在有限的几个乡镇。如者海、矿山两镇，至今仍在大规模开采的采场都在这里。千百年来，矿石从那些开采经久的采场源源不断流出，变成了财富。这些财富中的一部分，毫无疑问成就出了会泽城区的庙宇、会馆与庭院。随着时光的流逝，那些古老的建筑日趋显出其不可多得的文化价值。但常识告诉我们，通常，地下矿藏丰富的地方，地面并不是人们生活的理想之地，或是偏僻荒凉寸草不生或是天寒地冻让人难耐，比如那个叫老汞山的地方，它将是这本书的主人翁们施展抱负的主战场。来到这种地方找营生的大约也可以分为两类：为发财和为糊口。无论是发财或是糊口，他们靠的都是地下的矿藏。

可以这样说，自从会泽发现了铜、铅、锌等等那些矿藏并开采以来，对开采权的拥有也就等于对财富的拥有。一旦拥有开采权，你就可以成为人上人，用在这里赚到的钱去文明的地方享受文明，而无数矿工们则只能为拥有开采权的矿主们卖命，永远在这野蛮的地方承受野蛮的煎熬。不排除有由矿工而成矿主的故事曾经发生，但那样的传奇故事在历史的长河中即使有过也是凤毛麟角。也正因如此，那样的故事才能够让人怦然心动。对于绝大多数人在绝大多数的时候，只能是朝着矿主与矿工这两条截然不同的命运线走到尽头而绝不会在中途发生任何传奇故事。

虽然这种对开采权的拥有在有的时候是由官方拥有，有的时候又是商办或官督商办或是官商合办等等不一，但在那已逝去的千百年里，办矿是可以日进斗金的肥缺，自然是妇孺皆知的。老矿山旧时遗有季姓石碑，当地耆老和居民素称“太监碑”，便是

明代朝廷派季姓太监来矿山厂督矿，死后葬身于此。派太监来督办矿业之举大约起自明永乐年间，为增加朝廷经费，先后派出太监到各地督办矿业，征收课税。明代对矿业最初均为官办，禁止民采，到清朝乾隆嘉庆年间，民矿才得以逐渐发展。所谓“民矿”，即政府认可，商民承包经营，所出产品按政府规定分成上缴课税。久而久之，商民在采、冶过程中自成体系，形成槽（开采）、炉（冶炼）、马（运输）、炭（燃料）四个系统，或称为“四户”。

重温这一段历史很重要，办官矿自不用说，财富流向国库，即便是在封建王朝对矿业放开时期，商民办矿历来都有条铁律，那就是必须按政府规定分成上缴课税。之所以说很重要，就是当到了20世纪80年代，在老汞山一带所发生的对采矿秩序大破坏事件不但是破坏了当时政府所颁布的法规秩序，即使倒退回至明、清封建王朝乃至民国时期的规矩来看，同样可以称之为是对秩序的破坏。且那种对秩序的放肆破坏竟然长达七八年之久。那些涌入老汞山的人都是些不按牌理出牌的人，在他们潜意识中，世间压根儿就没有什么“牌理”，于是他们天马行空，百无禁忌。一个不按牌理出牌的人，他所获取的超额利润，其实是以伤害大多数按牌理出牌人的利益为前提的，是通过以破坏市场秩序为策略而乱中取胜。岂不知，如果人人都不按牌理出牌，那还要牌理干什么？一位总是不愿按牌理出牌的人，谁还愿意同他玩牌？正因为有这么一段历史，也才引发出后来会泽县民兵应急营进驻老汞山，为恢复矿山秩序所作出的一切贡献。

让我们还是先回到上个世纪50年代，那种延续了若干世代的规则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发生了变化。

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6支队攻克会泽县城，会泽县宣告解放，中共会泽县委即从6支队32团抽调八十余人组成护矿队，带领部分人员进驻矿山。

1950年3月，昆明军管会派出军代表王荣接管滇北矿务局保管处；1951年1月5日，会泽铅锌矿成立，属云南省工业厅领导。

矿山国有化，不再有矿主而只有矿长或经理或党委书记，无论任什么职务，他们都不可能再无限占有矿工们创造的财富，他们只能和矿工一样每月拿固定的工资，享受国家给予的劳保待遇。按国家的计划安排开采冶炼，尽量增产节约出多余的财富，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多作贡献。

这是一种在会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制度，这种制度不会成就富翁但可以保证在矿山从业的每一个人都有饭吃，虽然也会有些许差距，但不会太大且人们都能接受。于是，便有省属国有企业会泽铅锌矿或叫云南冶金四矿在者海这个地方成长起来。从1951年建立会泽铅锌矿至1989年底，这家国有企业已挣下两个亿的家产，职工近万，成为云南省100个重点骨干企业之一。

从20世纪50年代始至80年代，云南矿业基本上是由云南省冶金一、二、三、四矿这四大金刚在唱重头戏。一矿在个旧、二矿在东川、三矿在易门、四矿在会泽。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只有国有企业，特别是对矿产资源的开发权，从建国起就一直牢牢掌握在国家手中。没有人想，也没有人敢想去打矿产资源的主意。哪里有矿，那里有的矿要怎么开采，似乎都属于国家机密。一切按国家计划经济这部庞大的机器发出的指令运行，一切在国家计划经济范围内行事。至于这种严格的国家计划经济实行几十年所产生的利弊得失，现在来看已经比较清楚，但要系统理论应该由经济学家来完成。这里只须交待一点，在实行计划经济的几十年里，这里没有发生过私挖滥采情况。

自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开始在中国大地上实践始，这里的情况就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起源于1985年初上边出台了“大矿大挖，小矿放开，有水快流”方针之后。其实这种变化归结起